

初九

原创 王大米 王大米 2022-02-09 23:23

正月初九，老屋家的另一半被拆，准备盖新房。拆房的人要把墙的中间凿开，铁锹一锤锤砸在老墙上，像砸一只落寞的老虎的脊椎骨，一声又一声砸到最痛处。我家本来和那一片是一体的，敲敲砸砸一整天，断断续续，我似乎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墙体也在跟着律动。

爷爷是最反对盖新屋的。老屋是他一辈子最大的成就，是他青壮年时期的证明。即便他拄着拐杖，也要到那里用落寞的眼神责怪不听话的子孙。我们家十几年前盖新屋也是差不多的场面。

每一年过年总是在一定的认知里面打转，今年也许是被念叨着年岁的增长，一下子看到了许多，成长了许多。小镇依旧和以前一样，我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大清早起来看鸡上树，买到一个芋头粿就开心到不行，也不会再想着去城区看热闹繁华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。

爷爷奶奶今年不能自己煮饭，我们每隔一天就要端着饭菜过去，帮忙夹菜，看着他们吃完，收拾桌子，洗碗，再回家吃自己的饭。x现在妈妈要提前一个小时做饭，我们要提前半个小时帮忙收拾。仅仅这一点小小的改变让我们觉得生活变得拥挤窒息。有时看着奶奶跟小孩子一样觉得好玩，有时又会想，人老了怎么会这么难受。看着他们的时候，有时眼睛不在饭菜上，站在老屋面前陷入沉思，阴暗的光线和琐事总会让我们都变得比平时安静不少。

留在小镇的发小，一年一年过去，还是和过去一样，有时看着看着，又觉得不一样，像父亲母亲，像叔叔阿姨。明明父母总说家里的东西千样百样好，在外面旅游的时候，妈总说，这个怎么就比得上我们那里的东西。

从外面回来的朋友们，匆匆过了七天春节假期，在各种火锅、吃食中流连一周，略带遗憾地回去工作。他们蛮幸运的，只看到春节最体面的样子，还没有来得及体味人情世故的烦忧，便回去受另外一种惯常的烦恼折磨。而我一定会进入假期后平淡的日子，体会日常的一地鸡毛。

连续多天挂在心头的论文昨天我也写完了，我从15世纪的罗斯历史中抬头一看，现实感汹涌而来。我想起有一个午后，我们的大嗓门邻居来了客人，潮水般的喊叫声让我误以为楼下有一百个小孩子在同时嬉戏，跑到楼下一看，才五六个人围在一起。

今年我和妹妹常常谈心，可能我们今年感悟尤其明显，也可能只是今年的记忆暂且比较深刻。世界从来不是我们想象的样子，我们感觉一年又一年，世界便复杂了，也变得更加难以捉摸。所幸你也可以把它当作一种挑战，毕竟我们在人事复杂的大家庭中已经生活了那么多个年头。